



老行当



投稿邮箱 hxx@cnnb.com.cn

糊火柴盒

陈海国

上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，镇海骆驼街道的一些自然村，几乎家家户户为宁波火柴厂糊火柴盒。比如，1983年，镇海县骆驼镇洪家村糊火柴盒7000万只，有289户村民参加，得加工费5万余元。

当年宁波火柴厂的地块就是如今的江北区正大花园小区，洪家村与江北区交界，且在329国道边，从火柴厂拉材料送火柴盒都十分方便，因此村民们就有了糊火柴盒的行当。那时，火柴谁家也缺不了，是老百姓的民生大事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，宁波火柴厂曾辉煌一时，生产的火柴受到港商好评。但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，火柴渐渐被打火机所替代，生产开始萎缩，后来停止生产，洪家村村民也就失去了这个行当。

糊火柴盒其实是一个很辛苦的活儿，从火柴厂拉来木片、纸片、面粉或化学糊精等材料，在家里自己打好糰糊，几个家庭成员流水作业，按数量挣劳务费。火柴盒由内抽和外盒组成，要经过折叠、刷糰糊、黏结成形等好几道工序，然后晾干，再把内抽插进外盒，捆扎成长方形，送火柴厂验收，不歪斜、不起皱即为合格。

糊火柴盒也有窍门，说白了就是熟能生巧，时间长了，双手对刷、折、贴十分灵巧。坐在椅子上，面前放一张桌子，把糰糊、毛刷、纸皮、木片等搬到桌上，把一沓纸摊成一条长龙。做内抽的方法是用纸条固定木条，纸刷糰糊包木片圈成裙边，粘住接头，再曲成方框，套在模子上，那模子由一块平木板和小木块上下固定，小木块大小正好和一个火柴盒容积一样，加上底片，用双手的食指和拇指往中间一拨，手掌轻轻一拍，一个小抽斗就做好了。

做硬板纸外盒时，把要刷糰糊的那一端一个压着、一个露出来，糊好糰糊，尽快地一张张折叠起来；做木片纸外盒是木片沿着压线把刷好糰糊的长条纸圈起来。

贴招牌子（也叫商标、火花），就是用发牌手法对准刷上糰糊的火柴盒面儿，放上布条左右按压，贴住且不要歪斜。每一步都是手工操作的。

以上这几道工序反复折腾，一家几口人往往要在油灯下做到半夜，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到其中的甘苦。

放竹排

黄志昌

四明山上，峰峦叠嶂，竹海茫茫，溪水淙淙。当地山民靠山吃山，多少年来，笋和竹子是他们的重要生活来源。以前，这里交通落后，运输不便，山民充分利用山区丰富的水资源和有利地势，每当农历七八月间，溪水上涨，正是听竹放竹排的好时机。

山民们先沿着陡峭的山路把毛竹背下来，放在较为平坦的溪滩上，用竹篾绞扎成竹排，竹尖朝前方，成“人”字形，一节连着一节，好似长龙卧滩，整装待发。到时，竹排顺着预先整理过的“水道航线”起程，随着山势、水势，时而缓，时而急，时而曲，时而直，一路发出竹碰溪石的“哩哩啦啦”声，越过深



林绍灵 绘

百年前的老宁波·奉化徐凫拱桥



这张照片出自1878—1880年间出任浙海关税务司的美国人杜德维家族的相册，下面有杜太太标注为宁波的一串洋文。经比对该实，为位于奉化徐凫岩瀑布口前的徐凫拱桥。该桥约建于明代，拱圈采用条石砌成，与宁波山区众多乱石拱桥相比，它的形制相当珍稀。

水银供稿

潭激流，驶向平原的稻区、棉区。

放竹排是苦而险的老行当。首先扎捆竹排时长短、阔窄蛮有讲究的，更需要有相当的牢固程度，技术含量较高；其次要挑选有多年放竹排经验，且年轻力壮汉子立在第一节的排头，紧握竹篙“撑舵把向”，他是放排能否成功的关键人物。当然，其余的“配角”也不能忽视，都站在各自的排位上，听从“排头”指挥，做到前后呼应，密切配合。尤其是前方有深潭或是急转弯到来时，要严阵以待，还要有一定的技巧，否则往往排破、竹散、人落水中，弄得不可收拾。竹排放到平原水稳的地方，还须有人在岸边拉纤。

据山民说，最最难熬的要数“盘坝”这件事。当竹排放到平原江河里，有的地方因不开水闸而中断了水路，那么竹排必须“盘坝”，即把连着的竹排重新拆开，一节一节拖上堤坝，再顺坝而下，放到闸外的河道里，再连起来重新上路。说来简单，几万斤的毛竹，一节一节把它们拖上坝顶，再放下去，谈何容易？有限的人手，又饥又累，经常得在半夜三更里摸黑进行，花很长的时间。

放竹排村村有村，溪溪有路，老一辈的四明山男子汉，基本上个个是“竹林高手”，他们吃苦耐劳，如今提起此事还是滔滔不绝。

种大麦

李品祥 钟益红

大麦是杂粮的一种，上世纪70年代前，宁波的山区、半山区农民将它作为母猪产崽期的精饲料，但更多的是用来作为人们的口粮。

由于那时化肥供应极少，如果在水稻田里大面积种植大麦，没有肥料将其催壮，使它整齐地抽穗，且因大麦收获后，种早稻季节推迟，加上田里肥力不足，会使早稻严重减产，因此当时一般只在山坡地上种一些大麦，用猪泥、牛泥、兔粪、人粪尿之类作肥料把麦种好。

那时，经常碰到大麦抽穗过后虽麦浪滚滚，但仔细一看却有20%—30%像炭一样的黑麦穗。在麦子即将成熟的时候，黑色孢子又纷纷扬扬，传播到健康的麦粒中吸附起来，肉眼根本无法看出，如果带菌麦粒来年用作种子，会故伎重现。那时没有对付这种黑穗病的农药，农民经过摸索，在偏僻的山谷，远离大批大麦的小块山地种上大麦，精心培育，作为来年大麦的种子地，但费时费力且效果不理想。后来农技员推广一种冷浸热晒法，在三伏天骄阳如火的连续高温季节，头天晚上把用麻袋装起来的大麦种子，放到冰冷的井水里，泡上一整夜，第二天晌午撩起放到滚烫的水泥晒场上薄薄地摊晒。据说，附在麦粒上的黑穗菌孢子，经过一夜的浸泡，开始萌动，长出肉眼看不见的菌丝，那时保护黑穗菌的孢子壁破裂，黑穗病菌在骄阳下很快被晒死，而大麦种子胚根胚芽因缺乏空气没有萌动，种子活力并无影响。就这样，大麦消除了黑穗病的威胁，产量提高了20%—30%。

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，农户种大麦主要用于自食，农户把大麦用石磨粗磨，扬出麦芒与麦壳，像米一样煮饭吃，俗称“麦碎米饭”、“麦碎粥”；有的磨成粉后拖浆；也有少量加工成大麦浆，作为煮菜的佐料，香味扑鼻。

到上世纪80年代，整个宁波三熟制（春花、早稻、连作稻）水田面积成倍扩大，初夏到处是一望无际的滚滚麦浪和籽实饱满的油菜籽荚，宁波告别了粮

食短缺的时代。同时随着大麦产量的猛增，以大麦为原料的一大批地方啤酒厂相继诞生，北仑的“仑波啤酒”，舟山的“紫竹林”，宁波的“大梁山”纷纷登场，历来被视为高档消费品的啤酒，一下子摆上了普通百姓的餐桌。

如今的宁波，种大麦已被收益更高的种花木和水果所代替，种大麦这一老行当也成了往事。

做凉帽

吴亚原

草帽，宁波人叫做凉帽。做凉帽只要有一条凳子和一把草，如席草凉帽还需在旁边放一个水盆，以备草干时沾水用。上世纪80年代之前，在宁波近郊几乎是家家都做凉帽。姑娘三五成群，女人们带上孩子聚在一间屋里，说说笑笑做凉帽。当时中国农村很多地方的农民都戴宁波生产的草帽。

凉帽分三种：席草凉帽、金丝凉帽、纸草凉帽。

席草凉帽的材料是用村里社员种的席草，收割上来晒燥后分给农户储藏起来，然后一小把一小把地拿出来，褪去草壳，用河水浸一下，放在潮湿的地上（泥地上最合适），大约过一宵就能使用。做凉帽先打底，然后边加席草边把顶格做好，再做头颈，中间还要加草，这样帽子的头部做好了。

接下去要做贴子，也就是帽檐，做到一定程度大就要塞口了，也就是收边。收边也有讲究的，规格高一点的凉帽如“元宝花”，要采用上等的席草，手艺好一点的人才会做，价格也相对高一些，这种凉帽工艺也更进一步。收边以后，用一根竹针，把草头一根一根地穿进去，俗话说穿边，穿过的边就很光滑了，一顶凉帽就这样完成了。但多数凉帽不用穿边，有的还是毛边。

那个时候，在宁波郊区及鄞西农村，几乎家家户户的女孩都会做凉帽。郊区学校上劳动课时女同学也做凉帽，一个下午的劳动课下来每位女同学都能做一顶，一顶两角钱，能给学生买些学习用品。

每逢星期一，县草制品厂收购员到村里收购草帽，姑娘妇女一大早就扛着自己做的草帽排成长队，等收购员一一验货付钱。

金丝凉帽比较高档，材料也更加精细，不少成品帽还用来出口。这种帽子做工讲究，初学者一般做不来，加上草很细，也有点硬，对制作者视力要求高，因此只有手艺高的年轻妇女和大姑娘才能胜任。上世纪60年代，在宁波近郊农村常常可以见到七八个年轻女人聚在一起，有的还把婴儿放在摇篮里，脚摇摇篮，手做金丝凉帽，说笑间把钱也赚了。一顶金丝凉帽须一个星期才能完工，完工后要把帽子放在圆圆的模型上，用溪边捡来的鹅卵石把帽子磨平，使其又滑又亮。第二天一大早去集市的收购点卖个好价钱，收购价大约10元，这在当时是笔不算小的数目。

纸草凉帽的制作工艺和席草凉帽差不多，那种纸草别名“维丝克”，大概是英文名吧，是进口的，白白软软透明状，做起来不用沾水，不伤手，很受女人喜爱，还可以边看电视边做，成品销往国外。上世纪80年代，许多姑娘妇女上班当了工人，但下班后仍重操旧业，两天做上一顶，可得两元多钱，积少成多买些新衣服穿。

做凉帽对姑娘妇女来说那可是又爱又恨，爱的是毕竟家里油盐菜钱全靠它，恨的是天天窝在家里很烦人。后来生活条件改善了，不用再做凉帽，这些姑娘妇女也就“解脱”了。